

Miyabe Miyuki

今夜は眠れない

这一夜，

谁
能
安
睡

宫部
美雪

宫部美雪——著 刘姿君——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

这一夜，谁能安睡

今夜は眠れない

〔日〕宫部美雪——著

刘姿君——译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这一夜, 谁能安睡 / (日) 宫部美雪著; 刘姿君译. —
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9.8
ISBN 978-7-5411-5442-3

I. ①这… II. ①宫… ②刘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12758 号

KON'YA WA NEMURENAI

by MIYABE Miyuki

Copyright © 1992 MIYABE Miyuki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

RACCOON AGENCY INC., Japan

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—独步文化事业部授权使用,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、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: 21-2019-304

ZHE YI YE SHUI NENG AN SHUI

这一夜, 谁能安睡

[日] 宫部美雪 著 刘姿君 译

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

责任编辑 余 岚

责任校对 汪 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146mm × 210mm 开 本 32 开

印 张 6.75 字 数 150 千

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442-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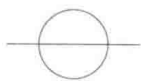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39.80 元



等我长大以后，要当个小男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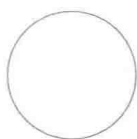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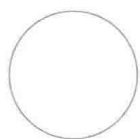
When I grow up, I want to be a little boy.

——约瑟夫·海勒（Joseph Heller）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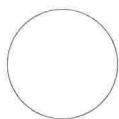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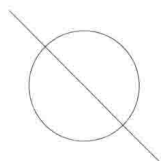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开球	001
上半场	007
中场休息	071
下半场	079
PK 赛	161



开球



“同情不为人之故。”以前的人这么说。关于这句谚语，我们班主任是这样教的：“这句谚语的意思是‘太过于同情他人，有时候反而对那个人没有帮助。在这个社会里，偶尔也必须无情地袖手旁观’。”

可是过了三天，教务主任特地跑来更正。

“那句谚语的真正意思是‘同情有困难的人，为他人提供帮助，以后当自己遇到困难时，别人也会帮助我们。我们的社会建立在这种互助的精神上，所以同情别人并不是为了别人，而是为了自己，我们要多多帮助人’。同学们懂了吗？”

就我个人而言，不管哪个解释都无所谓，班上同学的想法也大都跟我一样，可是对老师们来说，这好像是个大问题，因为两个星期后，我们班主任就离职了。

班主任走了之后，我们班陷入了三天的冷战期。告密者窃窃私语，间谍在放学后跑到体育馆后面写黑函¹，结果就发生了两名男

1 为达到报复目的，内容不实、恶意抹黑的匿名信件。

学生被脱裤子丢进校园水池的事。

这次教务主任也来了，可是我们没人肯招，因为大家知道，谁敢多嘴，这次被脱裤子丢进水池的就是他。当然，我也没说。既然一年级的“杜勒斯”¹是我的死党，我当然不想当“菲尔比”²，因为他最后没有好下场（我最近沉迷于美国中情局的隐秘内幕，所以上次我妈问我：“如果要去国外旅行，你想去哪里？”我才会回答：“弗吉尼亚州的兰利”³。我妈把弗吉尼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搞混了，就解释成我是想看正宗的沙滩排球）。

那两个被丢进水池的家伙所犯的罪，据说是向他们爸妈甚至是教务主任打小报告，说我们班主任对那句谚语的解释是“胡说八道”。其实，我们班主任本来就常毫不客气地批评教科书里的内容，或不举行考试只用报告来打成绩，从以前就一直跟学校高层唱反调，所以这次离职只是时势所趋，纯粹是“时候到了”而已。可是，小孩子不会懂这些道理的。不，是故意装不懂，因为把别人丢进水池里实在太好玩了！

言归正传。其实这个事件本身和我接下来要讲的并没有直接关联。只是事后再回想，它让我深深地思考过“同情究竟是为了谁”，因此在这里暂且当作小小的引言吧。

“世间根本没有‘情’这种东西。”

这句话是我的死党岛崎俊彦，也就是一年级的“杜勒斯”说的。

1 Allen Welsh Dulles，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情局局长。

2 Kim Philby，英国双面间谍。

3 美国中情局的所在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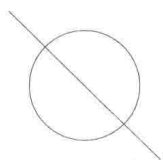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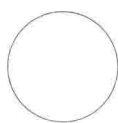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银边眼镜还闪闪发光。有他这种小孩，当爸妈的可能经常——真的是经常——会觉得世间是无情的。听说他那个手艺高超的理发师爸爸，看到他元旦开春写的第一篇书法竟然是“权谋术数”时，气得揪住他的领子把他塞进了衣橱里。

不过，我的意见倒是有点不同。在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当中，我的确尝到了所谓世间的“情”，而自己也丢出了一些“情”。

对，“丢”出了一些“情”。因为我所遇到的“情”跟骰子一样，不丢出去不知道会出现哪一面。所以我丢出骰子，赌了一把。

这个故事，就是那场赌局的始末。





首先，让我从最初到我家拜访的一个男人说起。那是我们一开始抽到的特大号黑桃A。

那个男人，如果要说是福神，面相实在太差了，而且他也没有坐宝船来。他来的那天是七月六日，是梅雨还没结束、天阴沉沉的星期六下午，也不是适合福神造访的时节。

虽然他红光满面，但也不像是酒神（因为他完全不会喝酒），要说是穷神，可穿戴得也太好了，而且还肥滋滋的。

那个人是律师。

“哦……前川法律事务所啊。”

妈望着摆在客厅桌上的名片，脸上的表情显得无比认真，好像是在想，除了卖无水锅¹和羽毛被的推销员之外，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正式地拿名片出来向她做自我介绍了。以前倒是常有——妈心里好像也在想这个，因为她以前是秘书。

妈和爸结婚已经迈入第十五年。要把他们两人结婚典礼的纪念

1 不用加水即可烹煮的铝合金锅，在日本为直销或邮购贩卖商品。

照翻出来，得先从壁橱里拿出两个行李箱，加上一台已经不用但舍不得丢的电风扇，再打开被推到墙壁最里面的抽屉柜最上层，用力眨眼抵抗灰尘和樟脑丸的味道，移开收着我婴儿时期照片的相簿后，才有办法拿出来。

据我所知，截至目前，妈好像从没打算花那么大功夫去看结婚照。至于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，在此我先不予置评。

“那么，前川律师找我有事？”

“是的，如果您确实是绪方聪子女士的话。”

“我的确是啊。”妈认真地回答。

“不过，我应该在电话里跟您提过，希望您先生也在场的吧？”

这么说，妈事先就知道这个律师要来了？这点我倒是有意外。既然如此，怎么没有先告诉我呢？

更不用说爸了。爸在一个小时之前，就带着高尔夫球杆到河堤边的高尔夫球练习场去了，妈也没叫爸别去。

对于律师的问题，妈笑着回答：“没有，既然是我还在上班时的事，那我先生听了也不懂。”

“所以，您先生不在家？”前川律师迅速地推断，然后一脸为难地说，“我希望您先生务必在场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令公子也一起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把老花镜（我想应该是）戴好，翻了翻手边的文件。

“您的孩子，就只有现在上国一的雅男小弟吧？”

妈显得很惊讶，说：“这些您都调查过了？”

律师点头说：“那是当然的。”

“可是，为什么要……”

“这点之前在电话里也跟您提过了。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不仅和绪方太太有关，也和您全家人有关。”

妈好像很伤脑筋，不断用食指摸着鼻尖。

“可是，我不懂。您在电话里说，那是跟我单身时发生的某件事有关。既然如此，就跟我先生、小孩没关系。”

律师先生拿下老花镜，交握着肥胖双手放在膝上，然后缩起圆下巴，挺起上半身转向妈。

“在电话里我不方便透露太多，而且突然把事情全部告诉您，您一时也无法接受。要是您误以为是恶作剧而把电话挂了，我会很困扰的。”

“那是会被误以为是恶作剧的事吗？”

“一点也没错。”

“到底是什么事？”

“绪方太太，”前川律师叹了一口气，“请把您先生找回来吧。如果太远不方便，我改日再来拜访。这件事就是这么重要。”

看到律师这么严肃，妈好像才把律师的话当真了。她那个为击退大批报纸推销员而练出来的装傻表情，稍微退让了一下。

“雅男！小男！”

妈整个人转过来回头叫我。

“你在厨房吧？听到没？小男！”

老妈明察，我是在厨房里。难得这个星期天足球社不用练习，

我就睡到日上三竿，现在正在吃很晚的早餐。只不过，我不是坐在餐桌前，而是一只手拿着吐司，一只手端着装了番茄汁的玻璃杯，贴在通往客厅的门缝里偷看。

我悄悄溜回餐桌旁，放下吐司，喝了一口番茄汁，装出刚才还在专心吃早餐的样子，再回到门旁边。

“干吗？”

我一露脸，眼睛突然跟前川律师对个正着，我立刻就感觉到他把我看穿了。这个律师知道我在偷听。

“不好意思，可不可以去叫你爸回来？我想他应该是去‘一杆进洞俱乐部’了。”

“嗯，”我点头，“我刚才看到爸出去了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帮妈跑一趟。骑脚踏车很快就到了。”

“我要怎么跟爸说？”

听到我的话，律师先生没开口，只微微一笑，脸上露出“你明明就听到了”的表情。

“就说有很重要的事，家里来了客人。”

这时我才发现，妈开朗的表情背后藏着一种不妙的气氛，因为她的眼角是吊起来的。

这种表情实在令人心惊肉跳。记得妈的爸爸，也就是我的外祖父被医生诊断出肝癌活不了多久时，妈就是带着这种表情回来的。去年爸在公司的健康检查发现问题，被医生建议去做精密检查时，妈也是这种表情。一直到检查出是初期胃溃疡，只要吃药就会好之前，妈时不时就会露出这种表情。